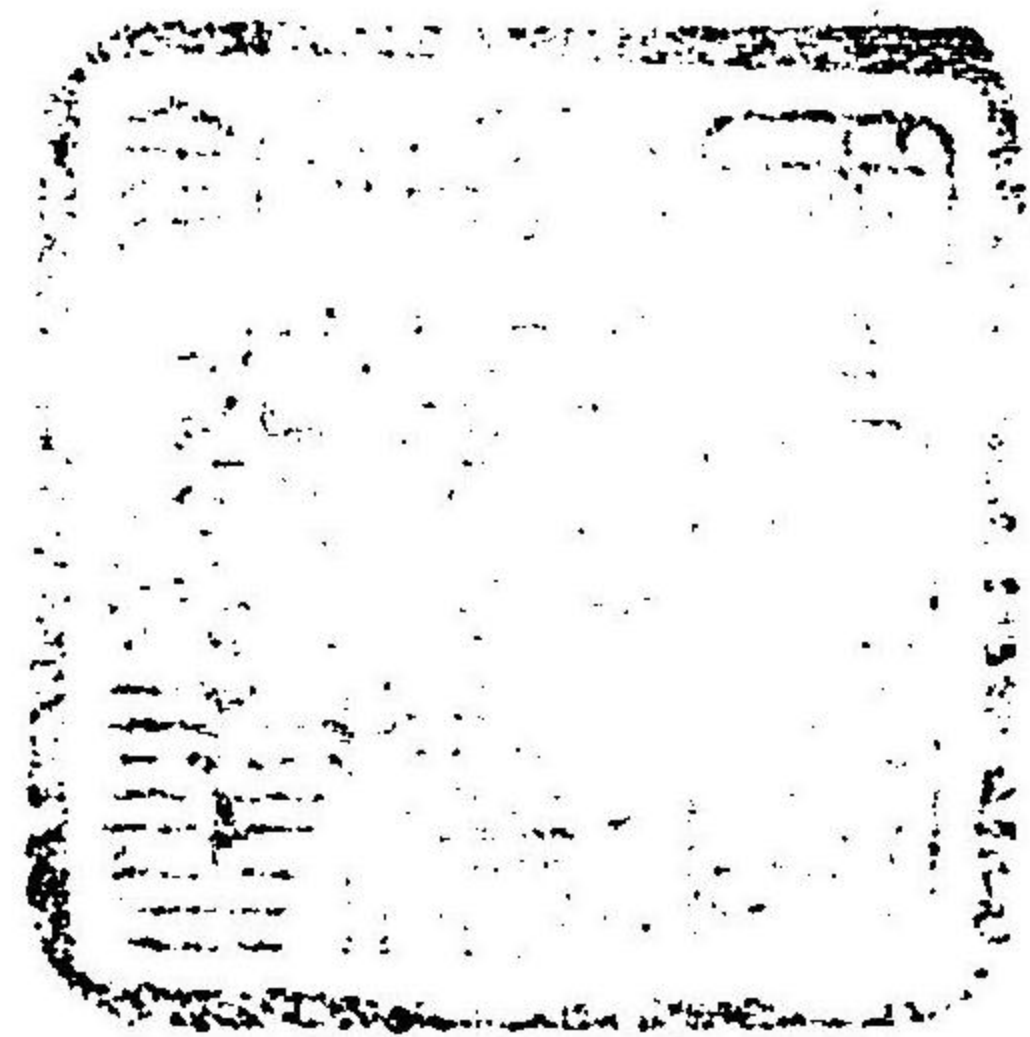


續近世先哲叢談

蒲生重章先生序
松村操著

下

121.3
M354R
(2)



210627

近世先哲叢談續編卷下

北越

松村

操編述

○佐藤坦。字大道。號一齋。一愛日樓。又老吾軒。號其塾曰百之寮。曰風自寮。晚名其遊息之所曰錫難老軒。江戸人。仕德川氏。

初名信行。稱幾久藏。年二十一。改今名。稱捨藏。系出大職冠鎌足。鎌足之裔孫相摸介公光。住豐後佐伯。始稱佐藤氏。公光生公清。公清遷住陸奥信天

郡。叙伊賀守。後十餘世。移美濃。仕斯波氏。至六左衛門清信。築城於美濃鉤尾山。食武儀郡五千貫之地。斯波氏亡。歸於織田氏。長子秀方嗣。襲稱六左衛門尉。仕信長。次子信清。稱新九郎。別食五百貫之地。屬信長之第三子信孝。是為七世祖。戰沒。六世祖新左衛門尉信家。先卒。五世祖久兵衛信定。仕備中松山城主池田備中守長吉。池田氏無嗣。國除。高祖武兵衛尉信廣。移住於江戶。曾祖勘平廣義。號周軒。始以儒仕岩村侯。陞家老。祖治助信全。襲父職。父信由。號文永。稱勘平。襲職。執國政。

凡三十餘年。娶時田氏。生二男二女。長鷹之助。次乃一齋也。

一齋以安永元年十月生於濱街邸舍。一齋之生在信由四十五之年。既養小菅氏之子治助為嗣。以長女配之。及一齋之生。治助又以一齋為義子。一齋幼而好讀書。又善臨池技。射騎刀槍無所不學。又學北條氏之兵。小笠原氏之禮。書則七歲入於三井親和之門。學篆隸諸體。作擘窠字。比十二三歲始如成人。有藩醫和田圭言者。性多才。善讀書。有文藻。常從而問字。至成童。嶄然見頭角。欲以天

下第一等事成其名。乃從事聖賢之學。立志甚堅。寬政二年始登仕籍。入近侍。祭酒述齋之末嗣林氏也。以藩公子。居於城東濱街下邸。述齋長一齋四歲。往來講學。概無虛日。每又出入於井上四明。鷹見星臯之門。聽其講論。當此時。學者概滌葑園餘臭。乃著辨道薤蕪二卷。又作孝經解意補義一卷。與官醫杉本樗園。締交親善。以豪放自任。三年八月有故免職。因懇請脫仕籍。以十月見許。乃賦詩曰。濯足溪流仰看山。唯山與水意偏閑。投簪心境無餘事。夢在鷗盟猿約間。

同四年二月遊浪華。中間大業之家。大業精曆數。有藻鑑。一見如舊。為介令從學於中井竹山。日夜切劘。竹山之長子曾弘。詞才絕倫。譽澤相質。學大進。遂遊京都。見皆川淇園。六月歸家。

同五年二月入林簡順之門。寓其邸內。始以儒為業。四月簡順沒。無嗣子。官特命以述齋承林氏後。於是始正師弟之名。而日夜同學。猶似舊時。專潛心於六經。傍學文辭。其所交者。松崎謙堂。清水赤城。市野隼卿之徒。皆為一時俊秀。或歷訪有名儒流。討論難詰。以攻理義。時僧蕉中以能文鳴世。其來

於江戶也。一齋常齋所作文。而請批評。多所得力焉。

同八年二月陪父遊京畿大和伊勢及攝播。名區勝蹟無不探訪。其間風雨霜露。逆旅艱苦不一。而杖屨捧持。極親之歡心。既而名聲漸起。門人日進。大小侯伯有志於斯文者。延聘請講說。無有虛日。

十二年三月平戶侯靜山就封。特有命給路資以延。因請便路。到長崎。接吳客以博間見。侯見許。乃以四月發程。榮其行。而送至於品川驛者數十人。皆有名之士。世稱以為盛事。遂越攝經中國。至肥前。

館於長崎平戶侯之邸。與清人沈敬瞻、劉雲臺、錢宇文、周慶書之徒。為文酒之交。雲臺、宇文共有學植。不可視以商賈。所得亦多。遂至平戶。講經於維新館。聽者三百餘人。云。歸路入京。路歧蘓。以九月歸家。

享和二年壬戌十月望。携門人齋藤斌。遊錦屏海。錦屏海在武之本牧。作追蘓遊錄。

文化元年新築愛日樓。自春至夏。而落成。其間僑居於同姓信義之家。作僑居日記。

同二年十月為林氏塾長。督眾門生。初林氏之門有

員長之職。以統門生。給俸米。而其人相繼而物故。無復任其職者。一齋則實客寓而任之。出於不得已。是以不敢受俸米也。爾後門人益進。從遊之士甚夥。寧舍不能容。而耳提面命。講讀不倦。夜以繼日。當講經之日。則聽者滿堂。述齋之嗣子。擢字。及諸郎。莫不就家延招。因問文字。門人遂其業。而成家者數十人。三谷佃塚。越雲竹村。黃本多楸。安積信昌。谷碩。菊池履之輩。皆脫褐諸藩。而尤其翺然者也。安積信。後擢儒員。上列於昌平黌。

文化八年。韓國聘使至對馬。幕府命位僚。莅以受之。

時述齋與行。一齋以親老不能執羈勒。瞻望弗及。河梁感深。作陟陔日錄。

一齋嘗辱知東叡山法親王。時時侍講。每有詩歌筵。莫不陪侍。文政元年九月陪法親王詣日光神廟。著日光山行記。

文政四年發江戶。至美濃。弔鉈尾山祖先城墟。詣墳墓。遂遊京都。謁日野大納言南洞公。以九月歸家。公有好文之名。尤善韻事。一見如舊。爾後公之奉教而來於江戶也。必至旅館。候起居。則貺東征道路所獲之篇什。以為例云。

一齋之於巖村。已辭仕之後。無有職事。唯以文學輔導世子而已。文政九年。世子承國。擢一齋為老臣列。以議國事。賜以廩米十五口。稱師範。後加賜五口。姬路平戶二侯亦皆贈以俸米。其他尚有數家矣。當是時。名聲藉甚。天下之士苟志道學文者。莫不執贄於其門。塾徒則併肥薩與羽之人。同窓切。劇。其質雖不一。而皆篤信一齋。至聲音笑貌。亦莫不學焉。若山極澤村邁吉村晉山田球之輩。名最尤著。

天保四年六月。以門人河田興配第八女。興繼一齋為林門員長。後擢儒員。先卒。

同十二年。以齡躋古稀。欲謝絕塵事。以養餘年。就岩村侯矢藏下邸。借數百步之地。新築書室。名曰靜修所。又築一樓。名曰東暖樓。園種蕉桂。以為隱棲之所。往來宴息。

同七月。述齋物故。悽然無聊。益絕意於人世焉。而斯年幕府一新庶政。晉賢良。十一月。擢儒員。賜祿二百苞。別給俸米十五口。使往於昌平黌官舍。於是幡然復作。則賦三律曰。畢竟虛名無一長。謬承徵命入朝堂。久居人後材如櫟。徒在物先齡迫桑。昨

夢猶餘葦笠態。殘軀重着帽袍裝。深慚垂釣磻溪叟。大耄鷹揚報寵光。近築幽棲墨水涯。豈圖今日赴公車。聖明普照分珠礫。文武兼收施兔罝。不比蟠桃初結實。恰同枯卉再生芽。老吾願使書香繼。傳一經餘傳一家。七十無車底用懸。抵今挽做曰強年。鷺鷥儘遣成新綴。猿鶴奈何違舊緣。赴所不期天一定。動於无妄物皆然。世間多少營營者。知否此翁真可憐。

同十三年以舊居與河田興移居於官舍。寵勉從事。誘掖後進。講說經義。不敢以顏老委之於人。於是天下之人。目以為山斗。而莫不景仰焉。侯伯以下。迎聘請講者。前後數十家。或在駕於官舍。凡士民之入門者。無慮殆三千人。四月特旨講易於幕殿。辨說詳晰。有賞命。九月獻所著愛日樓文詩四卷。孫子副註一卷。吳子副註一卷。言志錄一卷。續錄一卷。賞賜銀七錠。

同十四年二月賜邸地於本所。弘化二年請以本所賜邸易矢倉舊棲之地於官。見允。因更營園地。每有小暇。命駕遊適。以寄雅尚。賦詩二首。曰。

新賜瀕河舊草扉。公然往似浩然歸。數竿叢竹

貯清氣。一架葡萄。攔暑暉。認客池魚。浮待餌。馴
人野鷺。立忘機。遺渠仍作。漢樵態。偃卧曾無儀
與威。

乘暇來敲箭庫扉。心情恰是向鄉歸。解衣旁礴
消長晝。憑杖裴徊到晚暉。破暗青灯傳道意。躍
泓瀨尾洩天機。爾時暫忘官途熱。不特清風忘
暑威。

同年和蘭國使齋書翰于長崎。幕府命林祭酒。令為
報書。又命古賀煜與一齋。仗助其事。七月以功賜
時服二領。

同三年正月。昌平官舍罹災。因住於夫倉私邸。賦詩
曰。負擔依水草。應變亦兵機。家倘舟相載。送得墨
沈磯。不圖來此區。却得天然富。春禽奏管笙。花柳
貢文繡。畫出窓梅月。梳來簷柳風。誰知焚餘客。并
將清絕双。杏紅如火燃。一咲女兒怕。知否泮宮壇。
丁神不能炙。焦土無生草。祝融何少恩。今入鷺花
海。似敲青帝門。家遇祝融。渾作墟。幸今不及此。池
魚竄奔無恙。雞豚犬。携帶僅餘琴。劍書。坐聽私蛙
了公案。來投舊隱。做新居。儘宜暫遠紅塵熱。陋巷
難容高蓋車。丙兒何物弄騎權。一旦焚如逃且遷。

廢宅豈無無用用。舊區真自有緣緣。到來再結漢
樵伴。偃卧更求猿鶴憐。人世悲歡元不定。祇應隨
處付天然。一掃炎風堪喫驚。來投澤上舊柴荆。千
竿隣竹無高鎖。幾隻涉鷗有弟兄。暫避烟塵非竄
匿。剩看草木向欣榮。山林况復多經濟。身儘拮据
心太平。遽來已閱浹旬餘。寓舍非他即我廬。一架
安排新筆硯。滿牀整頓舊圖書。堦前擁帚兼提甕。
池上漑花還餌魚。不值此災無此適。須知人事速
乘除。祝融為我作良媒。負郭移棲遠俗埃。雖帶官
御拋冗務。豈因人妬買他災。偶隨農圃提鋤鉞。時
哀。

誘冠童問柳梅。禍福原來同一理。即今何恨復何
哀。
嘉永二年閣老以下臨昌平。發海防時務兩策。俾
諸儒作對。因上策一道。

同三年三月大將軍臨昌平。饗聽講。此月與同僚共
講白鹿洞揭示。特恩有賜品。十一月賞教授勤勉。
加賜廩米百苞。

同六年亞米利加國使至。命祭酒令和解其書。一齋
助其事。九月賜銀二十錠。十一月進布衣班。
安政二年賞年老教授懇篤。賜黃金二錠。時服二領。

近世先哲叢書續編卷下
蓋出特典。其他每幕府有吉慶事。獻詩頌若賀箋。賜時服者前後六次。賞職事勤勉。而賜時服者一次。賜銀錠者四次。

同六年六月感時邪。至八月稍復強。為塾徒講論語。入九月痰喘劇發。荏苒不起。元氣漸消。念四日終沒於昌平坂官舍。享年八十八。以十月三日葬於城南麻布深廣寺。釋跣曰。惟一院成譽大道居士。娶片岡氏。先歿。繼配坂本氏。離婚。又娶中根氏。生三男十女。長男曰滉。稱慎左衛門。坂本氏之出。不承家。螟步隊田口氏。卒。次稱其次。天。三曰梶。舊稱新家。

九郎。承家為儒員。大政維新後。為權少史。並中根氏之出。合內外男女孫曾。凡三十九人。

一齋。天資高邁。精力絕人。夙抱經論大材。而文儒自居。不施之於事業。舉世惜焉。或目以高尚君子。而殊不知自少至耄。一意所志。在於推明大道之原。修諸己而後教人。以供當世之用也。乃其道之大。亨宗室公伯。列藩君相。苟有志於政治者。悉咨詢崇奉。以為軌範。門人弟子。遵材成器。各展力於所任。或以文學。或以吏務。隨分見効者。不可勝數。此其不規規於事為之末。而厚澤被於一世。與夫高

踏遯世。或齋志弗果者。曼然異途矣。抑述齋之繼
林氏。亦終身不脫儒冠。而當中與明良之會。暗贊
陰翼之績。世所共知焉。一齋與之相始終。相表裏。
師弟之間。道符德同。非苟合者。亦足以窺志業之
所存矣。夫一齋畢生立志。盖有如此者。故致心於
道義。雖祁寒暑雨。未嘗懈怠。至老猶然。公侯迎聘
聽講者。日不暇給。率日到數家。或及夜而不為勞
也。是以居家甚少。其著述則大抵夜中所成。每夜
明燭煌煌。正襟端坐。或至五更而就寢。其困苦如
此。

一齋於經最精。周易著周易欄外書十卷。啓蒙欄外
書一卷。圖考一卷。嘗謂仰觀俯察為作易之本。然
後世多說天文。而不及地理。因原河圖作地體圖。
以發前人未發之理。其說曰。無極之真。即大極之
靈。斯生兩儀。其奇而動者為陽。偶而靜者為陰。陽
之奇而動。即清者之天也。陰之偶而靜。即濁者之
地也。其初混沌未分。陰陽本一太極也。既分之後。
又相感動焉。盖天氣之感而至者。乃至。虛至靈。主
宰地體。以為地心。斯知地必有空虛處矣。是乃在
地之天。而風雷水火之原。造化生生之本也。朱子

嘗曰。地却是有空闕處。又曰。天之氣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此言也。實先我而闡其幽者歟。愚因作此圖。最中一圈。乃虛靈之象。名此曰心輪。在河圖中央五點者是也。第二圈。陰受陽。陽麗陰。即水火妙合之象。已起於此。以陰陽言之。地陰胎天陽。以虛實言之。陽實抱陰虛。是為真陽真陰之合体。其陽之感於陰為震。其陰之應於陽為巽。有氣而無形。包在地心外。名此曰氣輪。在河圖一。二真陽真陰。三四雷風者是也。第三圈。雷氣之與風氣磨。而其焰成火。風氣之與雷氣和。而其潤成

水。水火成形。而無定形。名此曰精輪。在河圖六。七水火者是也。第四圈。水得火而蒸出焉。其滯蓄者成澤質。而風又竅於澤。火得水而炎上焉。其凝結者成山質。而雷又發於山。山澤周匝於地体。外面隆然突起。小大皆山也。窳然低窪。淺深皆澤也。人與萬物生死於其間。以成世界。是地面也。名此曰形輪。在河圖八。九山澤者是也。第五圈。在於最外者。人與萬物之托於地氣中。猶鱗介之在水中。人徒知所踏之為地。而不知地氣之為地。乃至謂風雨霜露。亦自天而降。可謂謬矣。蓋地氣上發。必有

其限猶水面也。限以內皆地也。名此曰限輪。在河圖十點者是也。舊圖置之五點外。愚則改移之於最外。前圖可查也。其有一線界四輪為兩片者。是為地偶判合之象。地体初其得天氣也。闢而受之。翕而保之。密合以成一塊。凡其產於地者。雖有小大長短精粗美惡之不同。而率皆具此象。至於人。尤為精英。則形軀亦分明。見其為判合矣。今圖中一線。乃斷其象焉耳。凡是地体歸藏之概也。讀易者能翫其象。推其數。沈潛反覆。自得諸心。則此圖庶乎其為察於地理之一助矣。

壯歲著言志錄一卷。踰耳順著後錄一卷。七十而著晚錄。八十而著耄錄。其學之造詣。就此四卷可見其全体。至老而困勉不已。亦可見矣。嘗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只此一知。即是靈光。可謂嵐霧指南。又曰。靈光充体時。細大事物無遺落。無遲疑。又曰。學貴自得。人徒以目讀有字之書。故局於字。不得通透。當以心讀無字之書。乃洞有自得。又曰。吾欲讀書。靜坐打做一片。因自試之。讀經時。寧靜端坐。披卷涉目。一事一理。必求之於心。乃能默契之。恍有自得。此際真是無欲。即是主靜。不必做一日各

半工夫。又曰。余弱冠前後。銳意讀書。欲目空千古。及過中年。一旦悔悟。痛戒外馳。務從內省。然後自覺稍所得。不負於此學。今則老矣。少壯所讀書。過半遺忘。茫如夢中事。稍留在胸臆。亦落落不成片段。益悔半生費力無用。今而思之。書不可妄讀。必有所擇。且熟可也。只要終身受用足矣。後生勿蹈我悔。又曰。濂洛復古之學。實為孔孟之宗。承之者。紫陽金谿及張呂。雖有異同。而其實皆純全道學。決非俗儒之流。於元則靜修魯齋。明則崇仁河東。餘姚增城。是其選也。亦雖各有異。皆一代之賢儒。其邈濂洛。則一也。上下千載。落落唯有此數君子而已。吾取而友之。於心樂焉。此數語可窺其學術之一端也。

一齋於我邦學者。唯推藤原惺窩。嘗就矢藏賜邸園中。營一小祠。掛其肖影。以致欽仰之意。曰。惺窩藤公。答林羅山書曰。陸文安天資高明。措辭渾浩。自然之妙。亦不可掩焉。又曰。紫陽篤實而邃密。金谿高明而簡易。人見其異。不見其同。一旦貫通。同歟。異歟。必自知。然後已。余謂我邦首唱濂洛之學者。為藤公。而早已并取朱陸。如此。羅山亦出於其門。

余曾祖周軒受學於後藤松軒而松軒之學亦出自藤公。余欽慕藤公淵源所自則有乎爾。

一齋講說六經。理義深奧。辨說詳細。足動聽者之心。昌平學歲首。例開講白鹿洞揭示。每一齋講之。聽者數百人。莫不感悅焉。嘗曰。講說之時。只要我口之所言入我耳。耳之所聽。再返於心。以為自警。吾講已有益於我。不必問聽者如何。又曰。講書與作文不同。作文只要翻習語。做漢語。講書則翻漢語。以做習語。於教授為第一緊要事。不可視為容易也。

一齋作文以八家為法。尤貴韓歐。於明則學王文成。每欲作一文。必先或坐或卧。以養精神。蓄氣力。豫立其趣向。波瀾頓挫。首尾照應。設諸胸中。猶畫者立其匠。工者定繩墨。而後始起筆。於是千言立成。雖然。句句字字取法於古人。極其精密。改而又改。殆經十日。而後初脫稿。常曰。人好用實字。離其文。吾則用虛字。飾其言。平生所熟讀之書冊。朱綠紛然。標出句法字法。是足知其精練也。

如詩則一齋所不任。然其精練。不異作文。嘗曰。文能達意。詩能言志。如此而已。綺語麗辭。比之佞口。吾

曹所不屑焉。又曰。文詞可以見其為人。况復留貽於後。宜以修辭立誠為眼目。

一齋弱冠以後。不用意於筆札。然四方來索字者。月不知幾十也。晚歲尤多。興到則隨意一掃。不費按排。而位置得宜。至筆力之遒勁。則謂之天然可也。治家財利出入。飲食衣服井然有法。舉家三十餘口。同竈共食。庭無間言。又施恩於親族。有同姓及姻族貧困。殆至亡家者。傾家產資之。義苟有可施。不惜百金。因存祭祀者數家。嘗曰。雞鳴而起。人定晏息。門內肅然。書聲滿室。道行妻子。恩及戚獲。家無

酒氣。廩有餘粟。豐不至奢。儉不至嗇。俯仰無愧。唯守清白。各有其分。如是亦足。又曰。不親親戚者。於他人亦疎薄。不追往事者。於當務亦苟且。凡交道。勿忘厚字信字。又曰。人乞物於我。勿厭。我乞物於人。可厭。

一齋又厚喪祭。嘗著哀敬論三卷。家奉世世葬於僧寺。不欲改葬之。故雖擢儒員。而不乞葬地也。嘗曰。吾家葬祭。曾祖以來用儒式。但遺体托之僧寺。從國法也。既托之。不得不禮敬。儒者多疏遠僧寺。是疏祖先也。不敬亦甚。

其修已嚴毅方正。接人則極平恕。人有過失而訓戒之。則先肅容。貌正辭氣。而莅之。開誠實。而置其人於腹中。是以聽者莫不畏縮而改過。嘗曰。與少壯書生語時。葺加警戒。則聽者厭焉。但就平話中。偶寓警戒。則於彼有益。我亦不至煩瀆。又曰。訓戒人時。語要簡明。要切當。勿疾言。勿詈辱。

平生養生極至。自壯而好刺鍼。有鍼醫村井快悅者。極為妙手。嘗受其傳。日夜刺鍼。以防病於未萌。是以躋耆壽而不衰。其說不一而足。今舉其一。二曰。視聽言動。各有其度。過度則致病。養生亦不外於

吾道。食物有口好而腸胃不好者。有腸胃好而口不好者。腸胃好者皆養物也。宜知所擇焉。觀花木以養目。聽啼鳥以養耳。嗅香草以養鼻。食甘滑以養口。時揮洒大小字。以養臂腕。徜徉園中。以養股脚。凡物得其節度。皆足以為養耳。又曰。箴者鍼也。心之鍼也。非幾纔動。即便箴之可也。至增長。則得効或少矣。余好刺鍼。值氣體稍不清快。輒早刺心下十數鍼。則病未成而潰。因悟此理。

一齋性澹泊。至飲食衣服。及文房諸器。無嗜好。平生好烟茶。嘗自警曰。酒是水火之合。水其形。而火其

氣。故體軀喜之。烟茶起近代。然人亦多好之。以茶能發水之味。烟能和火之味也。然不可多服。多服則害人。況於酒尤甚。余嗜烟茶。故書以自戒。又曰。人往往以文房諸翫寄贈。余固無翫物癖。常用机視。皆係六十年外舊物。但人之寄贈。出其厚意。則不欲贖之。故每姑置之坐右。然不知者視而謗。以為翫物喪志。余曾不以此介諸意。因復自警。謂人做事各有意趣。徒視外面。妄毀譽之不可。祇足以視己之不明。無益也。

一齋愛測時器。坐右常置數器。著孟子時器雜著二

卷。嘗曰。其好尚有異世人者。好大不好小。好厚不好薄。好堅不好脆。好素不好飾。素則主實用。堅則少壞損。厚則緊慢勻。大則輪位整。其製出於古者。具此四好。故愛之。而稱鐘叩擗鳴。船用者。皆有實用。是以置此數種耳。其所以愛。則時器之為物。固為測天用器。不可闕者。而其製以西洋為密。因姑資彼焉。又曰。吾輩有辨識者。既能擇器之有用者。而藏之。宜有所監。其不息者。以自強。是謂效天行之健。即其曰愛日。曰惜陰。亦皆於是乎資焉。學人日程不可不嚴。就業大抵通晝夜四十五刻了可。

過此數恐難續。學人固夙興夜寐。尚有飲食櫛浴。接客等事。又并寢食。則課業時刻亦自宜多也。宜實時器。時時觀省。以警怠惰。余少壯時恒真此器於案上。以資課業。太得益也。

所著古木大學旁釋補一卷。大學摘說一卷。中庸欄外書一卷。近思錄欄外書三卷。傳習錄欄外書三卷。白鹿洞揭示示問一卷。揭示譯一卷。九卦廣義一卷。吳草廬定論一卷。禿毫聚葩一卷。愛日樓稿本三十卷。濟廡略記一卷。初學課業次第一卷。續錄一卷。俗簡焚餘二卷。課蒙背誦一卷。前之所

舉。無慮數十卷。存於家。其他零細小著。或未編者。不勝枚舉也。

一齋嘗寄納愛日樓文詩四卷。言志錄一卷。於伊勢豐宮崎神庫。托之海舶。舶偶逢颶覆沒。既而行李漂浮。達勢之岸。土人開之。則內有一齋所納之書。完全不損。因而致之文庫。一以為神助云。

一齋雖奉宋儒之學。實欽慕王文成。凡關文成之事者。莫不罔羅蒐輯。嘗獲文成真蹟墨妙亭詩一帖。玆襲不翅趙璧。凡墨蹟存於我者。百方收之。三難得者。則命人而双鉤填墨。以藏之。輯愛日樓刻帖

三卷。文成之生。在明憲宗成化八年壬辰。而一齋之生。亦在安永紀元壬辰。中間隔三百歲。昔嘗有云。五星聚奎。濂洛大儒斯出。五星聚室。陽明道行。五星聚室。在正德十六年。為文成五十之時。文政四年三月朔。日月五星聚室壁次。曆家稱曰合璧珠。亦在一齋五十之時。天之降祥。殆非偶然也。門人若山極將之南海。謁一齋告別。一齋曰。聞汝往由海道。來由山道。海道山水平遠明媚。雅俗共喜之。是反汝性者。山道則不然。危峰巉削。溪流箭激。目眩足掉。喜之者。欲終身其間。莫奈惡者之多也。

極於是大有所悟云。其曉人多類此。故人亦心服焉。

一齋嘗作朱子不疑古文尚書辨。作璿璣玉衡說。嘗曰。尚書有古今文。而今之所傳。即古文經。無可疑。宋以後信疑分曹。近世閻著璩著疏証。而毛奇齡寃之。是也。凡五經中確言之夥。莫若此經。乃妄沙汰之。不翅非尊經之道。而更有非經之罪。蓋一齋學術宗宋儒。而依明儒。不喜分析。而主一本。不貴談博。而要深造。其得力。則在達心之靈光耳。

○安積信。字思順。通稱祐助。號良齋。別號見山。

樓。奧州人。仕德川氏。

陸奧國安積郡郡山八幡祠史祝安藤親重子也。幼好學。穎異有奇才。慨然奮曰。僻鄉乏師友。豈可成志乎。乃負笈來江戶。從佐藤一齋學。時年十七。遂入祭酒林述齋之門。名聲鬱然動都下矣。

良齋嘗著良齋問話二卷。同續編二卷。議論切實。未嘗有間言語。森田楨為序。有言曰。先生學德之盛。固不待贊詞。但親炙之久。有以窺其一斑矣。先生之學。以躬行心得為要。雖已有得。未敢輒自信。必體驗之久。然後筆諸書。故雖係一時涉筆。皆平正

切實。自肺腑中流出。要非耳剽目販者所能彷彿也。楨自今益加鞭策。學先生所學。果能一意鑽研。久而有得焉。則其於先生之言。必將油然悅懌。手舞足踏之不懈。奚啻如芻豢之悅其口哉。云云。近藤忠謹又題卷首曰。替天之波起于濫觴。凌雲之材生于寸蘖。人心之動也甚微。其發也甚著。善則足以安四海。不善則無以保一身。為舜為跖。間不容髮。要在乎慎獨而已矣。寶鑑可以辨妍媸。靈龜可以察吉凶。往古之治亂。乃方今之龜鑑。善者儆之。不善者戒之。要在乎反躬而已矣。此書雖係一

時涉筆。聖賢之旨。治亂之迹。錯陳臚列。而於反躬
慎獨之功。尤致意焉。王侯閱之。可以知齋家治國
之道。士庶誦之。可以知守身勤職之方。其有益於
世教匪淺。而題曰問話。蓋謙云。

良齋少時僑小川街。與井戶恬齋相鄰。因結交誼。屢
過從。輒置酒論史。或賦詩以遣興。恬齋弟董烈。子
浩齋亦厚訂交。時良齋一貧如洗。老屋徒四壁立
耳。恬齋父子甚憫之。交口推獎。以是生徒稍稍聚。
遂得成家。故終身弗諉其德。平生推奉不置云。

良齋固以文章鳴。嘗論文曰。凡作文之法。不必六經。
也不必秦漢也。不必唐與宋與元明也。辭達而已
矣。彼剝剝經典。襲蹈了史。湊合補緝。如裂錦縠而
紉之。可謂之辭達乎。規撫韓柳之文。模倣歐蘓之
法。掇精咀華。守其繩尺。可謂之辭達乎。吾所謂辭
達云者。能自攄胸臆。出機軸。而成一家言者也。道
以主之。氣以行之。秩乎其有序也。粲乎其有章也。
洋洋乎其有体。且有要也。至其徵材屬辭。則博取
而曲陳之。經緯而錯綜之。如衆花釀蜜。蜜成而無
香色可尋。如玄黃金碧。皆入鑪鞴。而成神丹。其所
以雖博。而守之也約。其所陳雖曲。而裁之也純。故

其取法不必六經而未嘗不原乎六經也不必秦漢而未嘗不出乎秦漢也不必唐與宋與元明而未嘗不取乎唐與宋與元明也。今夫良醫之治疾。隨其症之輕重淺深。百物劑各不同。有時而參耆。有時而苓連。雖牛瀉馬勃敗鼓之皮亦莫不入其刀匕。而致起死肉骨之用也。要在乎治其疾而已矣。六經四子之言。歷世名賢大史之文。以至於老莊申韓佛氏之語。苟可以充吾用者。取以入其機杼。融化渾成乎一篇之中。而粹然莫不會於中正仁義之道也。要在乎達吾辭而已矣。若夫沾沾焉

剽剽秦漢。規撫韓柳。陳古人已棄之芻狗。而俎宜之尸。祝之而不知自出機軸。成一家言。雖其文能類秦漢似韓柳。亦優孟衣冠不足尚也。持論率類此。

良齋又有詩名。今錄三四首。

鏤雪裁雲深映簾。輕陰澹日艷逾添。玉環飛燕兼双美。天下惟君獨不廉。樓花

仙人綽約在蓬瀛。霧縠雲綃絕世清。海外信風無此種。長教豎子浪成名。全上

一別鄉關夢欲迷。百花飛盡草萋萋。男兒未遂

酬恩志。遮莫山鷓抵死啼。聞子規

寂歷秋波浸夕暉。文鴛失蔭欲何依。篋中零落班姬扇。江上沉淪楚客衣。今夜水亭聽雨卧。往時蘭棹採花歸。一池榮悴遽如許。莫怪人間幾是非。殘荷

良齋嘗作十二屬詩。命意竒拔。頗膾炙人口。詩云。上蔡公子感厠鼠。函關真人跨青牛。我亦踈狂欲搏虎。老去徒成兔窟謀。十年空學屠龍技。灰線草蛇費冥搜。天馬行空何可及。羚羊落角迹難求。優孟衣冠類猿戲。卻羨雞口才更優。不如遊獵牽黃犬。

射殺豪猪堆林丘

良齋少時極貧困。然每自激昂曰。身既投耒耜。披蓬披。抗顏稱師。苟安於小成。不肯竭力於斯道。窺聖賢堂突。而遂與卉蟻俱泯。豈不愧男子七尺之軀哉。天地日月。今猶古也。山岳河海。今猶古。何獨至於人。而古之不若哉。子思子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使子思子大言欺人。則當無此理。如其至誠誨人也。苟致百千之功。奚古人之不可及也。其有自立之志者。如斯。

良齋於二本松儒負今泉德輔為從母兄弟。幼時就德輔借書讀之。作文章就正。德輔擊節歎賞。語父母曰。此兒必為偉器矣。後果如其言。德輔死。良齋為之傳述其德云。

良齋之在林氏之門也。晨夕孜孜勉勵。或與同窓儕輩。剪燭論經。往往到雞鳴而不可已。祭酒述齋目曰。思順志強氣銳。後必有成。常以告人云。

良齋初下帷駿臺。教育生徒。讀書之樓。遠眺富岳。扁曰見山。後遷居鞠坊。從遊者益眾矣。

天保之末。幕府下令。振興學政。於是諸藩風靡。絃誦之聲。殆遍天下。以良齋鄉貫為與之二本松。藩侯擢為教授。既而大將軍召賜謁。無幾特旨拔補于昌平學教官。人以為異數。

良齋老而益壯。年踰六十。學殖文章。卓乎為後進所攀援。挾書而踵者。陸續盈門。列侯以下。相延聽講。經。殆無虛日。

良齋文略四卷。同續三卷。同詩略一卷。蓋係藩儒時所作。而其榮擢以後之集。則未上刻云。

林藕漢嘗為良齋文略續集序云。初翁之出東與。來寓一齋。先生之塾。遂入先考快烈之門焉。時予齡

僅十一。每就一齋先生學。旁聽翁之論說。亦不少。翁於亡兄榿宇。則切瑳之。用友而於予。則指撻之。先輩也。云云。時藕潢掌文職。為天下儒宗。而推尊如斯。

良齋設科。一以經術為本。而未嘗汲汲乎詩文。獨謙恭自持。虛襟接物。推轂後進。如不及焉。於是門下諸士。皆知所當務。各隨其器局。而有所成。此固雖發于良齋神會之餘。而亦得之於其師一齋。一齋為教方峻嚴重。以躬率之。故能銜銜造士。門庭桃李之盛。海內罕比。而良齋出其門。豈得無淵源于

一齋也哉。

良齋嘗讀小野泳沂田園雜興詩卷曰。予為童子時。與農民雜處。頗知田家興味。便欣然欲綴詩。而寒鄉無書。石湖且不可得。尚何望陶柳。當是時。倘得泳沂此卷閱之。其資吟料。顧不多矣乎。因展翫數回。

二本松侯嘗於別邸設散樂。召良齋觀焉。觀畢。侯賜盃曰。頃者汝蒙謁見之命。豈唯汝承榮寵。抑寡人邦國之光。汝其醜之以酬。勿辭也。良齋惶恐奉命。退而有句云。邦光一語泰山重。感激裁詩貽後昆。

以鳴優遇云。

良齋嘗題赤壁圖後云。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以有蘓子文章耶。夫文章非有金石之堅也。非有山嶽之重也。發諸心形。諸篇翰爾矣。而金石可泐。山嶽可崩。惟文章赫赫然。映照于宇宙之間。月為之加照。風為之加清。江山為之加高壯。所謂不朽之盛事者。非歟。彼周郎竭智力。以精兵三萬。破曹瞞數十萬之衆。可謂千古竒功矣。而蘓子乃提三寸不律。詠風月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百世之下。讀其文。想見其人。吟諷贊嘆。

之不已。而善畫者。又模寫之以傳。則蘇子三寸不律之功。反出于周郎精兵三萬之上矣。文章之盛如此。况聖賢君子道德之懿。昭映于宇宙者哉。所著有論孟衍旨。南柯餘編。見山樓集。論語埤註。車輿考等。

良齋歸省東輿。則有東省日錄。遊歷總房。則有南遊雜記。東省日錄中有云。曰。四月朔。晡時。達郡山上。堂拜二親。並年踰七十。鬢髮皓然。猶健。見予至。喜甚。勞慰備至。亟命酒。兒孫環侍。歡暢至夜分始罷。予遊寓二十年。未沾簪石之祿。每歸省。輒行李蕭。

然而二親解顏歡笑。如為兒時。泯然相忘於窮通之外。據此則其歸省。蓋在于未仕之時也。

良齋其先出自比止禰命。比止禰命安積國造也。民思其德。建祠於阿賀岐山。延曆中坂上田村麻呂東征。過阿賀岐山。因祭應神天皇於此。後世稱曰八幡祠。比止禰命子孫遂為史祝。綿連相承。至父安藤親重。兄重滿。皆奉先職。凡五十餘世云。

良齋始入林氏之門也。時同社有竹村悔齋。與良齋年齒相若。業亦相頡頏。乃相俱講習。切劘。既而悔齋以奇節死。良齋深惜之。常以為言云。

古賀穀堂嘗自號頑仙。又扁其室曰小洞天。人或謂神仙之說怪誕不經。而穀堂有取焉。恐非所宜也。良齋為之記以辨之。人人傳誦其文矣。

○竹村蕢。字伯實。初號曠可。後號悔齋。三河人。家世舉。母落醫。悔齋束髮為書生。從佐藤一齋學。即已頭角嶄然。詩才尤警拔。一齋咨賞。期以遠器。而跡弛不羈。窮甚。賃一老屋。依硯田。作生活。凝壁滿榻。斷無儲粟。不恤也。

悔齋性剛直。見以才學自矜者。必折其角。面頸發赤。不顧。學者多畏避焉。而坦懷無城府。一定交必存。

終始有過必披肝胆規之。語及忠孝節義事必泣。故人亦愛重之。

于時祭酒林述齋道德文章為一代之山斗。學者爭執。誓悔齋亦著籍。述齋善陶冶人才。碩儒名士多出其門。然述齋得悔齋大加激獎。嗣子樞宇大寵遇之。每會門生賦詩。輒命悔齋執牛耳。篇成輒相商。推不得安適不措。由是益自勵。格力大進。

藩侯聞悔齋名。賜俸為侍講。受業者亦相錯。聲名籍籍如也。

有一儒生。選刻近人詩以牟利。不為玉砥。出財者即

收之。刻成大會都人於酒樓悔齋深鄙之。作長篇痛加譏彈。齋赴宴於眾賓填溢之中。徐出詣袖。坐人傳觀皆失色。有恚而譁者。悔齋談笑自若。時山本北山在坐。舉巨盞屬之曰。子作絕佳。然非投轄陳孟公。乃罵坐灌將軍也。悔齋微哂。醕巨盞拂衣徑出。一坐大驚。

林述齋接韓使於對馬。屬松崎慊堂示奚所須。寫小稿。使在之序。奚所須寫悔齋書室名也。韓客金善臣李明五李顯相皆嗟賞。製序云。

年及三十。大有沂海。因自號海齋。喜經術。砥礪名節。

潘侯頗寵用。忠鯁不阿。屢以直言忤權臣。被擠而
能。能嶽嶽之氣。不少挫。賦行路難一篇。見志。忠憤
淋漓。長歌過。勸有夔州風骨。遂殉奇節。年僅三十
六。時人莫不惜之。

悔齋頹而癯。眼有異光。其詩初學韓蘄。晚喜黃陳。每
厭近人纖弱之風。獨標勁健。縱橫排奐。奇趣。空涌。
自建一壇坫。與柔筋脆骨。假塗澤。以鬪靡者。迥異。
嘗語人曰。吾就詩席得題。先揣坐人。所營度。悉抖
擻之。別出新意。故往往獲領下珠。然不太佳。則大
惡矣。

述齋聞悔齋赴。歎曰。悔齋同良齋。俱遊于我門。學術
相若。年齒亦相似。倘假之年。則未可輒知其優劣
也。

一日大雪。悔齋過城闈。得截句。乃訪良齋。為誦曰。雪
詩寒酸不堪讀。我欲一語壓諸家。應天門外輿僮
集。百金掃空十畝花。誦畢。笑曰。古人詠雪皆陳套。
予此作雖不佳。未曾經詩家口吻。是黃陳家法也。
居在半藏門外。濠水如熨。鳧鷖出沒。偶得倒鳥。激恬
波之句。自謂。逼涪翁。意得甚。又抵八王子村。跨馬
而歸。得看山時倒騎之句。因思其對。屢作。竟不愜

意其精鍊不苟。率此類也。

菊地士素遊長崎。社友會戲于本多伯懋宅。悔齋即席走筆似士素。且歎曰。吾年踰三十。髻髮有數莖白者。歲月易邁。志業難成。故落句及之。即集中所云。努力祇應報知己。髻邊看我數莖絲。是也。酒闌。悔齋俱良齋先辭。月明如晝。携手行語。抵俎橋別。悔齋以是夜殉奇節。此作乃絕筆也。良齋每讀遺稿。追想爾時情事。未嘗不淚泫泫下云。

林樾宇最痛惜其死。為選訂遺稿。鈔板以傳。上卷悔齋少時所手定。下卷則樾宇就其亂稿而撰錄之。林氏別墅在城北谷中村。述齋每宴賓僚於此。輒未嘗不召悔齋。雖述齋或阻事不赴。悔齋未嘗不到焉。墅有老桂樹。大數十圍。悔齋酷愛之。花時必往觀。終日盤桓其下。賦詩自娛。多為警拔。

其居嘗燬于火。朋友爭來弔。悔齋笑曰。是可賀不可弔也。因地坐。劇論太極。欲定鵝湖未了之案。曾不問家具存亡。世相傳為佳話。其脫俗率類此。悔齋就死也。徙容畫蘭題句。蓋有所寓也。

良齋製悔齋遺稿序。中有言曰。伯實傾然長身。眼光炯炯射人。少時頗負氣。不檢細行。而好讀書。尤工

於詩。体格屢變。筆力彌高。而有一種雄邁跌蕩之氣。流溢其間。一時名匠鉅儒。皆推為射鵰手云。嗚呼。使伯實尚在其詩。必當追配古人。揚振一代風雅。豈不惜哉。雖然。伯實忠壯。長存於都人口碑。而林公以天下儒宗。又訂選遺稿。伯實死不朽矣。而信亦得掛名姓於其中。非深幸邪。

一齋嘗記悔齋殉節之事。其文奇古。附記於左。

左傳逸文。

洛伍黨為中行氏宰。有寵而專。厚斂民。有國之發者。因民不堪命。欲除其疾。冬十月乙卯。昧爽。懷刃

往。方梳突入。刺之。伍黨有力。三被創。猶能聞。拉發。發却手刃之。乃斃。發亦伏刃死。初。伍黨夢見二龍。以為祥。使下楚丘筮之。遇坤之剝。楚丘曰。凶。不出七年。君必有禍。仇亦弗免。其在九月十月之交乎。繇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陰疑於陽。必戰。物窮乎上。必剝。天之道也。坤為良。剝喪其元。其血玄黃。不能兩全。於是乎衆背。而元喪不死。何俟。夫易六位成章。窮則變。故曰。不出七年。剝為秋為冬。故曰。在九月十月之交。雖然。古者有占夢。先聖王之所以使民遠罪也。故行妖而能懼。禍無自作。君盍慎。

馬。伍黨曰。筮短也。吾何慎。楚丘歎曰。伍黨其弗免與。誣神矣。筮而不聽。聽而不從。如無筮乎。夫有寵而恃。禍之速也。雖微筮而已。固將及焉。而況於有兆焉。如之何其弗懼乎。必不免焉。及是七年果見殺。

○葛西質字休文。號因是。大坂人。

其先陸輿人也。因是生于大坂。長于江戶。從平澤旭山學詞章。入林氏之門。而講貫於昌平學。遂以儒自命。延徒教授。膳所濱田二侯厚禮延招。以為門客。待之優渥。

因是為人豪快俊邁。蔑視一世。眼中無人。居恒解經。子也。抹殺舊說。盡出乎獨見。雖間有涉穿鑿而新意愈出。大悅老莊之書。謂曰。此與孔子孟其揆一也。但後儒拘泥乎文辭。不能得其意。是以誤為異端也。乃撰老子輻註。晚又著中庸辨錦。大學辨錦。莊子神解。

因是甚口。辨論起請。能解人頤。始作莊子神解也。自矜獨見。每見朋友。必談及之。乃言。我胸中有莊子全部文字。混合融通於虛靜淡漠精靈不昧之中。而天機自發。此之謂神解也。

因是喜談詩文之法。蓋金聖歎林雲銘之流亞也。聽者驚異。

因是與村田春海友善。嘗序其琴後集云。春海之文。卓異雋傑。有唐宋八家之風矣。春海多之。

因是嘗酒間謂其徒曰。我觀經子也。別有慧眼。漢孔安國以後。宇宙之大。其有幾人哉。

其莊子神解自序。奇技跌蕩。足聳人聽。今不憚煩。揭大要於左。曰。莊子著書。乎二千年之上。我今讀其書於二千年之下。其難易何如也。其難不在二千年之久而在歷世注疏諸家。錯亂之。若二千年之

書。歷世諸家未始讀之。而我得始讀之。則莊子著書之日。昨也。我讀書之日。今也。今日取昨日之書讀之。猶對面聽談也。又何難之有。讀書者求知言也。知必因官。官必在目。目觀莊子文字。心與注疏逐采。穩舍險。苟且折衷。躊躇四顧。以黠闇終。彼其知與。我別騰寫莊子正文一本。隨手點句畫章。稍覺開暢難解之文。胸臆常藏。思之而不得。未忘言也。不思而或得。已忘言也。有時得諸就臥。未寐。有時得諸醺醺微醉。有時得諸曳杖委遲。或對月得之。或背燈得之。日與月與杖與酒與枕。非讀書之

所賢而寤焉。不知誰通之。誰喻之。此其神與。今取二千年之古書。置之几案上。目之與文相去。其間不以尺。是既無二千年之久矣。其昭然神者受之。其昧然不神者求之。雖既無二千年之久。尚有不盈尺之遠。又目中僅有双開紙上若干行文字。而無全部若干篇文字。此之謂官知未至。神欲未行。夫偃枕曳杖飲酒對月背暎之時。目無双開紙上若干行文字。胸有全部若干篇文字。莊子嘗欲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忘言之人神矣。嗟呼。仰望俛視。天地之間。若此濶矣。近思遠想。自今至古。二千年。若彼悠矣。然而忘言者。其有幾人哉。

○寺門良。字士温。號靜軒。江戶人。

門氏之先。蓋出自廣瀨長門守義本。義本係新田左中將五世孫。正長三年入三井寺而終焉。其子義行。東下屬佐竹氏。改氏寺門。世住水戶云。父名勝春。母田中氏。生母河合氏。

靜軒以寬政八年。生于江戶。育外家河合氏。幼失怙恃。既長。磊落俊邁。家道頓寒。始改志讀書。稍覺有所會。遂遊四方。

靜軒文政年間歸江戶。慨然謂。今儒雖賤。挾書送生。

庶幾不辱先人。褐衣以終。亦不負舊君也。乃就家下帷。從遊稍集。

天保年中。以威著。江戶繁昌。記嬰憲。見逐江戶。不得復以儒立於世。於是削髮毀形。風流自命。自稱曰無用之人。

靜軒嘗作生壙。自撰壽碣誌曰。適來者。夫子時也。適去者。夫子順也。其去未可知。其來莫非有事也。事之成者。必有功於家於國於世。而大則可廟。小則可誌。物亦有用乎人。而後銘。人而無用矣。誌靜軒居士老矣。漸將去乎。順友人松本子拜謂之曰。子

貧困如此。顧百歲之後。撤帷或不給。况碑碣。予今賻以一石。宜預自誌。居士拜曰。交義之厚。死有餘感。但得罪於國。而不孝於家。何誌之為。曰。罪與不孝。子之變也。誌於不可誌。亦復變耳。以變處變。曷不可。曰。敬奉教矣。云云。又嘗賦詩曰。

衰頹比似荻蘆萎。流徙東西艇不維。無用存身吃死飯。有緣惠石築生碑。未知異日葬魚腹。但悔當年觸虎鬚。罷釣歸來呼碗酒。醉吟擁鼻被兒嗤。自注。駭餘叢考曰。司空圖作生壙。每春秋佳日。邀賓友。遊咏其上。事見唐書。然不自司空

圖始也。後漢書趙岐傳。岐自為春秋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贊頌。此生壙之始也。唐書姚最自作壽藏於萬安山。畧兆曰叔居穴。墳曰復真堂。盧照隣預為墓區。皆在司空之先。今茲予亦作生壙。因得此句矣。

靜軒始從田口其學。後寄食山本綠陰。學作詩。遂入寬永寺讀史書。名聲鬱然動都下。

靜軒嘗與齋藤陶皋石井繩齋芳川波山中村橘園小濱大海輩締交。諸子皆長於靜軒若干年。而詩

酒之會。議論紛錯。排闥古今。靜軒不在。皆不樂。蓋以其天資穎敏。而謙虛慤實。自有使人傾瀉者也。其友齋藤陶皋死。其父老而無所依。靜軒養之終身。其與朋友交。而有終始。率此類也。

靜軒見逐江戶後。局促轉徙。八年間。凡七移居。有詩云。

天公不與買山貲。仍向塵寰守敝帷。流水年從駒隙過。轉蓬身逐鵲巢移。把舟作宅雖纔免。種竹於窓豈暇為。猶幸清時文易買。妻孥啜粥不啼飢。

志摩小濱大海。嘗書壽碣誌後曰。子溫以戲著得謗。因以被罪。蓋治長縲紲於子溫無傷也。昔者崔浩作史被殺。韓愈上表被竄。文字引禍。名賢猶有子溫雖踏禍機。止錮仕途。免殺與竄。亦聖代寬典。在子溫則當感戴恩惠之深而已矣。亦何恨焉。但其誌。子溫自撰。則其美事卓行。皆隱而不言。蓋嫌其涉矜伐也。以大海所見。子溫奇士也。義士也。清白寡欲之人也。蓋其先人有二子。沒時長者承家。而子溫尚幼。以別業附子溫母。以養子溫。子溫長。母氏沒。而其嗣父為仕者。有故去邦。子溫悼其宗絕。

而伯兄淪落難立。慨然賣其業所得之金。盡獻諸兄。以為衣食之資而已。則一錢無私。特以一双繡緞刀。剝落垢弊者。隨身而已。子立孤苦。人之所不能堪。而子溫則能處此。點無恨色。嗚呼。世之以利為心者。錙銖不嫌。則骨肉仇視。况其他乎。使其見子溫所為。則不羞死者幾希矣。云云。

靜軒自戲曰。江戶丁男相罵。以僮父。混堂中例稱僮父。互謝短。田舍人嘗謂子曰。觀江戶人。幼必伶俐。及長漸愚。子甚以為然矣。子幸生江戶。而不受僮父罵。不幸生江戶。而漸愚。遂老嗚呼。

嘉永年間靜軒依某氏。稅居其屋。居臨墨水。對景暢
懷。數旬間賦詩一百首。刻以贈交遊。題曰江頭百
詠。詩意奇拔。語氣峻爽。間又有警世諷人者。今抄
四首。

頭驢可知矣。向世曷追蠅。愛水故來耳。斷塵則
未能。文人門外漢。沙鳥眼中明。幽獨江樓晚。烹
茶遲月昇。自註。我以彼為門外漢。彼亦必以我
為門外漢。顧不止文人。世亦措我於門外。天亦
措我於門外。所以半世流落。不得安居。然不為
門外漢。則何以得縱情于山水。天蓋陽外之。而

陰內之。賜亦多哉。獨所恨者。學不能升堂。終老
於門外。是可嘆也。

簾前棲鳥起。岸暗水光浮。側卧吹烟處。曉帆上
枕頭。

江心月湧浪如銀。旋看綠雲遮桂輪。波影乍明
還乍暗。無心雲惱有情人。

我無大道以生財。講舌支飢抑拙哉。畫餅堪嗤
徒飽眼。米船逐次上欄來。

靜軒遊越之新瀉。寓居數月。略記所見聞。成一書。名
曰新瀉繫昌記。梓以行于世。

近世先哲叢書詩話續卷一
靜軒遊新瀉。或謂靜軒曰。越女美則美。然不堪上語。不雅。冊息夫人可。靜軒笑曰。西施生于越。真妃生千蜀。果知音吐不齊。魯吳王猶亡國。明皇亦覆天下。舌豈害色乎。

其新瀉繁昌記中。審品妓女。或難之曰。錄色告人。無傷於道乎。靜軒曰。然矣。雖然。一張一弛者。文武之道。語不云乎。樂而不淫。青樓則公道賣色。世人弛情取樂之地。擁資者何不來游以取樂。笠翁言。素富貴行乎富貴。人處得為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而行乎貧賤矣。予則欲使富豪履其

道。而免錢奴之謗。蓋亦一道。我豈不義而示之乎。其人默而退。

所著有江戶繁昌記五卷。同後記二卷。靜軒一家言數卷。靜軒漫筆二卷。江頭百詠一卷。靜軒文鈔二卷。

靜軒在新瀉。愛妓阿今者。贈以一絕。云。玉蕊吹香別占春。桃李畢竟眼邊塵。三千粉黛渾如洗。羅綺叢中第一人。

門生某等酒間嘗謂曰。先生遇事之後。困踣屯蹇。極嘗酸苦。意謂當憔悴不支。何料眉宇更伸。胸界益

閑。康健如故。吾輩不勝欣勝也。靜軒笑曰。人生行
客。天地遽廬。第與兄等樂一日已。絕無憂悶色。門
生益服之。

靜軒嘗有賦墨水春興詩云。哀絲豪竹紛如沸。春正
深時舫正多。謂人曰。鎌倉盛時。江島金澤亦如此
否。當年莫人記之。其世態事狀。在今則茫不可識。
居士昔戲著。於是乎。不為無用也。作文鳴盛。吾輩
所以酬太平之恩也。與徧執學派。高論性理者。大
逕庭。

○豐田亮字天功。稱彥次郎。號松岡。以字行。水

戶人仕本藩

實伴氏之裔。父曰信卿。好讀書。天功幼奇穎。誦史能
文。在民間。才名夙聞。一時藩侯聞之。賜以廩米。來
寓藤田幽谷之門。東湖與之相切劘。青山珮弦齋
亦善交之。

青山拙齋為江戸藩邸總裁。策問諸生。天功年十九
作御。虜對。讀者驚嘆。尋不得意而還鄉。刻苦讀書
者十年。適會烈公勵精圖治。獎擢人才。召天功為
學職。兼彰考館編修。

天功撰佛事志以獻。烈公驚異。以編修委之。尋又獻

氏族志方撰兵志而烈公致仕東湖囚居天功憤激與同志來江戶詣閣老辨冤以是獲罪禁錮於家五年而解又四年而烈公之寃始雪天功再補編修為總裁尋撰食貨志又撰真志以獻

烈公薨嗣侯繼述命天功畢其功刑法志尋成其餘未成者將陸續綴輯而乍嬰病以元治元年正月沒年六十

天功以文化乙丑生東湖以丙寅生而佩弦齋之生在于丁卯年齒殆如兄弟是以三人平生相交最密矣佩弦齋初未知天功其十一二歲時父拙齋夜

歸自外挑灯細書既成朗讀即豐神童歌也於是始知有天功而傾意締交云

天功為人剛果彊力絕倫於書無不窺而尤邃於史學證據古今論辨是非如蠶吐絲及其操翰辭鋒健快如風掃陣馬天功既有軼群之才而又有數十年之積學其學也苦故得之精其積也深故發之銳蓋自義公建彰考館已二百餘年人才輩出而大日本史志表未成天功生於其後不幸而沈淪者再矣然學問之該博考據之精奧儲積之深厚辭章之雄健皆基於此然則天之所以苦天功

乃所以成先輩未遂之功。而識者固嘗期全功矣。而中道奄忽。人皆歎之。

當烈公時。天功東湖之名聞天下。東湖以才。天功以學。皆奮其所長。以事烈公。烈公中道而摧折。數年而奮蟄未幾。而天功沒矣。烈公亦再獲譴責。轉眄之間。登仙不還。為世人所惜。

天功著述極多。奉命撰著者。有北島志。烈公行實。其論海防者。有靖海全書。自述憂憤者。有明夷錄。雞鳴錄。晚年留意經義。有論語時習錄。新進後生見天功著書之易。或於人淺學。摸擬之。豈知其蘊畜

有淵源哉。

天功終於班持筒頭。食百五十石。娶黑羽氏。生六子。長靖。好學。有父風。次鴨之介。天次。司馬三郎。亦天次友德。出嗣小松崎氏。次揮。次達。

青山佩弦齋撰其墓銘。銘曰。彭往考來。實有先公。紹實累世。未見全功。天功力學。何其雄也。勵志擔當。何其忠也。天乍奪之。厥業不終。問其鄉里。深荻之村。問其葬地。常磐之原。為箕為裘。自有子孫。遺文炳耀。萬古長存。

○藤森大雅。字淳風。稱恭助。彌弘庵。別號天山。

江戸人。

其先出自信濃諏訪廟祠某。父義正仕小野侯。娶堀越氏生男。弘庵是也。

弘庵少好學。磨勵志操。雖在下位。不忘天下之憂。弱冠承父後。為祐筆。兼世子侍讀。世子嗣立。弘庵以論事忤權貴。致仕去。會年穀不登。物價騰貴。弘庵拏累數口。家無擔石之儲。而舌耕筆耘。講讀不懈。意晏如也。人皆捲舌。

弘庵始從柴理碧海。長野豐山。古賀穀堂。侗庵等而學。最善詩。又能筆札。性強記。於書無所不窺。然不

屑屑乎訓詁。常以氣節文章自許。曰。士不幸不得志當世。則宜立言傳不朽。若夫一身存沒。無所輕重於世。不足取也。

上浦侯延為賓師。委以學政。兼郡務。興文教。革吏弊。功效漸見。而俗士不喜弘庵。以羈旅用事。流言沸起。乃謝疾去。侯思其舊勞。給俸三人口。

弘化之初。移家江戸。下帷教授。弟子益進。侯伯執贄問道。諸藩執政。往往有就詢事者。

嘉永六年。米利堅艦來乞互市。幕吏疑懼。不知所出。弘庵憤激著海防備論二卷。而水戶烈公奉旨建

白時務。弘庵上劄言六卷。議論剴切。中時病。烈公嘉獎焉。大藩或有厚祿招弘庵者。固辭不就。人問其故。曰。吾不欲事二君。土浦侯聞而益賢之。給俸十人口。有所疑。則使人就問。

安政間。幕府大逮捕論者。世謂之戊午之難。弘庵與焉。弘庵夷然曰。吾得與范滂偕游於地下。亦一快矣。且死生有命。吾將委命以待天定之日也。吏欲處以重刑。而無其實。乃逐之。

弘庵見逐後。隱居田野。聲價益重。四方之士。聞風欽慕。爭趨其門。弘庵坦夷待之。論文弄筆。終日言笑。

啞啞。人益服其量。

後黨禁弛。政令稍寬。弘庵特赦。歸卧病於家。有詩曰。伏枕期年鶴骨支。猶聞時事思如絲。空餘滿腹經綸作。把筆柱書絕命詞。

以文久二年十月歿。年六十四。葬於麻布曹溪寺。所著有新政談。春雨樓詩抄。如不及齋文鈔等。

弘庵先配池田氏。後娶三阪氏。生三男一女。長男遜承後。次曰連。出嗣江川氏。並仕幕府。次曰健。早亡。

○大槻清崇。字士廣。通稱平次。號磐溪。仙臺藩人。

磐水季子也。幼而穎敏。受業家庭。及長。學于昌平。豐
十年後。歷遊東海畿內及長崎。下筆敏妙。才華富
贍。為中外名流所推重。

天保壬辰。藩侯擢列儒員。以季子別起家。頗為異數。
時年三十二。住江戶。為待講。

磐溪素卓犖俊邁。無毫腐儒態。嘉永年間。夙講西法
砲術。窮其蘊奧。是以闡藩師之。

嘉永癸丑。米國使節伯理始至。磐溪建議。主張開港。
是時議者多主攘夷。朝野囂囂。人或為磐溪危之。
磐溪夷然。

文久壬戌。移于仙臺。為養賢堂學頭。尋致仕。明治戊
辰之亂。與羽諸藩。合從舉兵。仙臺為之盟主。起磐
溪司軍國文書事。及事敗。以此下獄。既而被赦。時
年七十。

明治辛未。復來住東京。文酒談醺。優遊自適。世以騷
壇老將目之。

明治戊寅六月。以病終于家。距其生享和辛酉。得年
七十八。葬于高輪東禪寺。

磐溪為人。軀幹長癯。性情真率。奉公謹慎。持身清儉。
與人藹然可親。然至論大事。則侃侃有不可回者。

磐溪少善詩文。晚年歸于簡淡雅潔。嘗曰。吾讀經自
扶出手眼。文章則有得于葛西。因是松崎懷堂詩
則有得于梁川星巖。其推重前輩。而不高自標置
如此。

所著有孟子約解。古經文視。近古史談。寧靜閣詩文
集。奇文欣賞等數十種。

其客京師也。訪賴山陽。時生客雜沓。山陽揮而去之。
獨延磐溪於山紫水明處。對酌論文。山陽於人少
許可。特奇磐溪才。一見如舊知。酒間贈詩曰。兩窓
揮客取微醺。囊有珠璣獨有君。讀到一篇催兩記。

相留同醉細論文。他日復往。則談及外史事。磐溪
曰。先生記勝家威望。曰鬼柴田。使唐人讀之。或認
做幽靈柴田。山陽微笑曰。然。作夜叉。本自穩當。磐
溪又論一部体裁。曰。雜割據群雄於管理天下者。
曰某氏某氏。讀者恐致統派難辨之感。如何。當時
原稿無正記前記後記之目。後及刺加之。蓋從磐
溪之言也。

明治九年九月設追遠會。以祭父磐水之靈。蓋以當
其歿後五十年忌辰也。是日會者。府下貴紳學士。
無慮數百人。多係從事西學者。招請陸軍樂隊合

奏。蓋私招官樂是為始。其間魯人仁古來起演祝
辭。竟繼以濁。以盡半日夜之歡焉。實一時盛會也。
人傳以為佳話。磐溪有詩云。壁間高揭古真容。一
辨焚香拜下風。取長終然補吾短。此心聊可報先
公。勝海舟又贈和歌云。外津國乃文能波。夜斯袁
枝折世斯君。賀伊佐遠袁美奈仰具加奈。
磐溪娶大野氏。生二子。長曰修二。次曰文彦。並以家
學著。

磐溪甚愛陸中國磐溪山水奇勝。故以為號。晚年詩
文稿曰愛古堂漫稿。卷首附以磐溪真景。

近世先哲叢談續編卷下終

明治十三年七月十日板權所有
明治三十一年四月十日再版

著者

松村操

東京淺草東三筋町
五十九番地

發行兼
印刷者

武田傳右衛門

同本郷春木町三丁目
十三番地

